

暮秋来函

□南京 马浩

霜降,秋季最后一个节气,翻过这个节气,便到了冬季的地界了。

秋季从秋分开始走下坡路,从露白到露寒,气温一直在走低,昼夜的温差一直在拉大,不经意间,露变成了霜。霜降时节,水瘦山寒,山中,落叶厚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不觉又要到冬天,世间万物都又恢复了本来的样子。

树木中,杨柳的叶落得比较迟,柳树比杨树还要迟。节气霜降了,柳树叶依然青青如也,杨树叶已经变黄了,风动枝摇,杨树在风中欢快地拍着手,没心没肺的样子。好像杨树叶都不好意思在光天化日之下飘落,一夜秋风吹,地上已堆满了枯黄的杨叶,叶子上还沾满了白白的霜华,从手去抓,有着砭骨的寒意。

刺槐树圆形的叶子,不知何时变黄了。刺槐叶小如成人手指肚,少量的黄叶,往往会被人忽略的,满树的黄叶,一排排的满树的黄

叶,就壮观了。一阵风过,刺槐叶纷纷飘落,蜂群一般,在地上打着旋,随着风游走,聚在背风的土坑中。

曾几何时,树叶是可以当柴火烧的,寒露节气,有树木的地方,就会有搂树叶的人,用竹筛把散落地面的树叶搂在一起,装回去,储存起来,做柴火。

汪曾祺先生有一文《草巷口》,写到了买卖柴草的事。“过去,我们那里的民间常用燃料不是煤,除了炖鸡汤、熬药,也很少烧柴。平常煮饭、炒菜,都是烧草——烧芦柴。这种芦柴秆细而叶多,除了烧火,没有什么别的用处。草都是由乡下——主要是北乡用船运来,一担四捆,前两捆,后两捆,水桶粗细一捆,六七尺长。送到买草的人家,过了秤,直接送到堆草的屋里。我们家后花园里有三间空屋,是堆草的。一次买草,数量很多,三间屋子装得满满的,可以烧很多

时候。”秋草赭黄,芦荻干枯,割下来出不多就能烧火,这也是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

此时,果蔬基本上都大罢工了。扁豆似乎是个例外,比被古人称之为“菘”的大白菜更耐寒。时序霜降了,草本的花草大都枯萎而死了,一簇簇、一丛丛扁豆依旧光鲜地擎在道边,抑或攀在家前院后的篱笆上, 偃仰啸歌。当然,少不了几株绽放着金黄色笑脸的野菊相伴,听风,听雨,看云卷云舒,让暮秋不至于太过苍凉,看着,能让人心生暖意。

天冷了,动物的皮毛开始厚实了起来,以御寒越冬。大自然真的很奇妙,寒风起兮,人与动物忙活着如何御寒之时,植物却开始纷纷“脱我旧时裳”。

霜天寥落,垂暮的秋似乎在向世间的万物提醒,寒冬要来了。人读懂了暮秋这封来函,大自然与人,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

岸边已无野草花

□南京 赵培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航校毕业,分配到南京大校场机场工作。乡下孩子进了省城,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陌生感新鲜感格外强烈,拨号电话不会打,市内公交不敢坐。经过一年多适应,加上经常查看城市地图,周末跟同事一起出去闲逛,胆子才渐渐大了起来。之后,我用积攒下来的一百来块钱,托人买了一辆无锡产金狮牌26型自行车。从此,开始了对这座古城的探索。

开始是名胜古迹,比如中山陵、明孝陵、灵谷寺、梅花山、中华门城堡等,接着是公园,比如玄武湖、莫愁湖、白鹭洲等公园,之后便是寻找边边角角的景点。总统府、博物院等民国景点当时不对外开放,只能在外边探探脑袋。

那时出了“四门”(中央门、水西门、中华门、光华门)就是乡下,有的城乡接合部如同农村,放眼望

去,全是田垄菜地,让我这个乡下孩子多了几分亲切感。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中华门附近游玩,看到一条宽阔的河流上居然有一条“拉渡”,就是一根绳索系在河的两岸,船上的艄公手拉绳索给来往行人摆渡,每人每次渡河收费一分钱。这在我们水乡是司空见惯的景致,没想到大城市里也有这个稀罕物。好奇心使然,我便一探究竟。

听老南京讲,这地方叫长乐渡,古时候很有名气,唐代就有石桥,到了宋代桥塌了,人们就用铁链木头修了一座浮桥,不知何年何月浮桥也垮了。由于地处偏僻,客流量不大,一条渡船足够百姓出入,因此这个渡口便长期存在下来。在清代,古渡口有块大匾,上写“长乐古渡”四字,仿佛让人踏着朱雀桥边的伏地野草、顺着乌衣巷一抹斜阳,去探求追忆深邃久远

的往事。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这块匾才不翼而飞。匾没了,船还在,只不过像我这样的匆匆过客,不再知道古老渡口曾经有过的沧桑变迁罢了。

时隔四十多年,一个天高云淡的下午,我怀着探古访幽的心情,再次来到立有汉白玉门坊的“长乐渡”街区。踱步河畔放眼远望,河上有多座造型别致的小桥,记忆中宽阔的河道已被具有城南特色的街巷和富有秦淮风韵的古建筑群代替。精雕细琢的街道深邃古朴,沿街商墅高墙深院,两层居多也有一层,粉墙黛瓦马头墙,屋檐悬着红色蜈蚣灯。深巷里的青砖瓦房,布局考究,庭落通透,雕梁绣户,飞檐反宇,一派富丽堂皇。

河瘦了,船没了,岸边的野草花同样不见了。站在古渡口张望,我不知是欣慰还是落寞。

刀豆

□重庆 张绍琴

乡下的菜园子边上种着一种蔬菜,母亲叫它刀豆,我也跟着叫刀豆。

入城后母亲觅得荒地几分,开荒种菜,每年依然在土坎边的树下种上刀豆。前几天我拍照后用识图软件识别,显示与扁豆的相似度更高,差不多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我疑心母亲种的就是这种上架的扁豆。但没有人确切地告诉我,私下我便聪明地把它当作扁豆。

母亲种得随意,常常是在李子树下,蒺藜边上,桑树近侧,撒下几粒种子,也不施肥,也不浇水,也不锄草,撒下种子后便去精心伺弄别的蔬菜了。几个月后刀豆藤便沿着树枝,拥着蒺藜,上蹿数尺。待到夏末秋初,倾情绽放,满架紫色的花儿,满架蜂蝶飞鸣,生动了整个菜园子,也生动了整个季节。秋深冬临,离离果实,又是倾情奉献,世界给了它寂寞,它反而以热闹回应。

刀豆越是寒冷结得越欢,带着一股傻劲儿。一簇一簇的垂垂挂

着,摘食了一茬,过几天去看,高高低低处又是挂得满满的果实,好像不曾消减。树有多高,刀豆的藤蔓便爬得多高,把傲视天空的树梢压得低了头。

太高了,总是不能轻易地摘到,但母亲有她的傻办法。她脱掉外套,只留下一件贴身绒衣,显得异常矫捷。她先在树干上隔一段距离横绑一根木棍,这样穿着鞋子爬树时不会下滑。在长着粗大枝干的地方便攀着枝干而上,仰头伸手拉下较细的树枝,那些高高挂着的刀豆就成了囊中之物了。

长得再高的刀豆,母亲也有她的傻办法应对,仿佛母亲在和刀豆较着傻劲儿。母亲就地取材自制一个钩子,像鱼钩那样,其实不过是一根简单处理的干树枝,长的做柄,短的为钩。母亲一手拿着柄用钩子去勾高处的树梢,刀豆的藤蔓也就随着勾到的树梢低与眉齐,母亲将身子靠着树干,另一只手迅速摘下刀豆。不多时,就摘得满满一袋而归了。

母亲年年种刀豆,刀豆年年沿

着树丫疯长,开花,结实,引来蝶儿翩跹,蜂儿嗡嗡,把曾经的荒芜变得热闹繁盛起来。刀豆成熟的时候,母亲依然脱下外套,以很矫捷的样子爬树,用她的傻办法摘取。我觉得不安全,让母亲不要为了那值不了多少钱的刀豆去冒险。母亲不以为然,说云南十八怪,老太太爬树比猴快,咱也不输云南老太。

然而爱种刀豆爱摘刀豆的母亲却不喜欢吃刀豆。她说刀豆是发物,她患有慢性肠炎,吃了易诱发。聪明的我查了百度给母亲讲刀豆的营养价值,讲它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不仅不是发物,而且还可以补钙,预防骨质疏松,提高机体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等等。但母亲仍是很少吃,一次次摘了送给儿女,也送给她的老年朋友们。

母亲年年笃定地种刀豆,摘刀豆,送刀豆。我一边安然地吃着,一边品味着妈妈牌刀豆的绵长滋味,感受着来自母亲和大自然的爱。同母亲和她的刀豆相比,我真是显得过于聪明了。

伴娘粿

□南京 刘灭资

回老家,吃小吃,朋友推荐去剧团巷,去广场。

多年前,曾去过剧团巷一次。剧团巷最有名的是鸭汤面,汤色清亮,油光点点;面条柔软,根根静卧,一丝不乱。葱花青翠,鸭肉酥烂。喝一口汤,鲜,吃一缱面,绵。

广场,一直是个热闹的地方。过去,这里有各种体育比赛,一到晚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现在这里又成了小吃的世界,汇聚了很多美味,空气里全是香。这里也有面,有挂面,有手擀面。尽管戴着帽罩着口罩,卖面的崔老板娘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原来她的丈夫是我的表弟,我的口中顿时有了外婆家的味道。

这里的粿种类繁多,有发粿、贴粿、蒸粿;有米粿、玉米粿、小麦粿、高粱粿、稗子粿、芽子粿。在这里,我还发现难得一见的伴娘粿。伴娘粿,是孩子“抓周”或“百日”

时吃的。伴娘粿由米粉制成,制作过程都是手工操作,制成圆锥状的白塔,又似终年积雪的远山。置之蒸笼,大火,云烟缭绕;粿熟,上色,红配绿,看不足。入眼是一件工艺品,入口,香甜可口有咬劲。民俗,伴娘粿,为伴娘而做。伴娘,是观音菩萨派到人间专门陪伴小孩的神仙。有了神仙的陪伴,小孩就会百病不生,不吵不闹,健康成长。

不见伴娘粿已经很久了,不吃伴娘粿也已经很多年了。这次与伴娘粿邂逅相遇,我高兴得像个孩子。

出了广场,秋风飒飒,秋光无限。我虽不能引诗情上碧霄,却也感慨万千。我知道,在山里长大的孩子大多都抓过周,吃过伴娘粿。我们不论长得多大,离家多远,总有伴娘陪伴,总有伴娘引领,让我们永葆童心。

小芽出来了

□南京 黄金銜

暑假结束,升入二年级的孩子第一天到学校报到,回来带的不是新书,而是一包波斯菊种子。

他兴冲冲地说,老师让我们在家长种花,明天要我们分享怎么种花。于是我和他妈妈有了任务:上网查找波斯菊种植知识,说给孩子听。之后从准备花盆和土壤开始,孩子全程参与劳动。自从波斯菊种下去后,孩子每天放学回家,丢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阳台,看他播种的种子有没有发芽。

大约四五天后,我下班回家,孩子迎上来,兴奋地告诉我:爸爸,我的小芽出来了。他正在换牙,我以为他又长了一颗新牙,叫他张嘴给我瞧瞧。他有点不耐烦道,是花的种子发芽了。接着,他领我到阳台,只见花盆里有一棵浅绿色的小芽破土而出,也就两三毫米的高度。

“爸爸,又长新芽了。”接连几天回家,孩子都会向我道喜。

周末在家,我发现他一天要去阳台多次,观察种子的出芽率和花苗的高度,然后与家里每个人分享。见盆土干了,他会主动浇点水。

学校还鼓励学生养小动物。就在孩子种花的同时,他还养了盆小金鱼。喂鱼、换水,他又忙得不亦乐乎。在小金鱼刚买回来后,他还告诉我们不要把鱼食投喂多了。我有点诧异,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是老师普及的。最让我欣慰的是,孩子每天都会搬个凳子,观察小金鱼是怎么吃食,怎么游动,而且一看就是好一会儿,并且一边看还一边“直播”他的观察所见。有时他还拉上大人一同见证他的“惊人发现”,比如有的波斯菊小芽出土后,头上还顶着种子的外壳,家里

每个人都在他的邀请下,欣赏了这个“奇迹”。

波斯菊很好养护,出苗后定期浇水即可。孩子每天观察他们的成长,看到叶子有点焉时,他就及时补水。一个半月后,波斯菊的枝头出现了蓓蕾,这可把孩子高兴坏了。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就感受到他的兴奋。

在孩子的邀请下,每天观察花蕾的变化也成了我的功课。扁球状的花蕾从小变大,一天天地变样,扁圆球被撑开几条裂缝,露出花瓣的颜色。大约一个星期后,同样按门铃后,孩子开门,这次他激动得跳了起来,告诉我波斯菊开了一朵花,说着拉我径直往阳台跑。第一朵是紫色的花,其他花蕾也是含苞待放。

晚饭后,我领着孩子上楼顶,因为那里还有一盆。我想长在自然环境下的,应该开花多一点。果不其然,楼上的已经开了四五朵了,借助手机灯光,一旁的孩子惊呼:“哇,五颜六色哎,好好看呀!你看,这是白的,这是粉的,这是紫的。”

就在昨天,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带一盆植物到学校养护,孩子带上他的波斯菊。路上,有的波斯菊花瓣掉了,令他伤心不已。到校后,能与同学们分享他的种花心得,并让同学见证自己的劳动成果,那种自豪的表情洋溢在孩子的脸上了。

古人讲究“耕读相伴”。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传统对于城里的孩子大多没做到。教育家魏书生老师要求自己的学生,回家必须做家务。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其实做家务也是一种“耕”。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一个个“新芽”冒出来,最终成长为栋梁之才。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894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